

王文显剧作选



王文显剧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王文显剧作《委曲求全》、《梦里京华》两种。
《委曲求全》一九三二年七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初版；《梦里京华》一九四四年一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此次根据初版本重排，只对个别错字作了校正。

封面设计：徐中益
书名题字：郭宝臣

王文显剧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5,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6 插页3

198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200

书号 10019·3544

定价 0.65 元

序

张骏祥

在今天的话剧圈子里，知道王文显先生的人恐怕不多了。但是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的同学中，后来从事剧本的创作和演剧活动的，如洪深、陈铨、石华父（陈麟瑞）、李健吾、曹禺、杨绛，还有我，都听过他的课，我们对西洋戏剧的接触，大约都是从此开始的。健吾和我还先后作过文显先生的助教。

王文显先生，江苏昆山人。大约因此英文名字叫Quincy。他幼年到英国读书。当清华还只是准备升入美国大学的“留美预备部”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负责英语教学的教师，那时洪深同志还在留美预备部读书。但他去美国从贝克教授（Prof. George Pierce Baker）学编剧，则在洪深同志之后。洪深参加的是贝克教授先在哈佛大学办的驰名欧美的“四十七工作室”（47 Workshop）。后来才有人捐献巨款，在纽黑文的耶鲁大学修建了剧院，邀请贝克教授去办了戏剧学院。文显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利用清华教授休假的机会去了耶鲁一年。在这一年里，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演出了他写的两出戏，就是这里印的健吾译的《委曲求全》和《梦里京华》。我一九三六年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时，这两出戏的演出照片还高高地挂在学院图书馆的墙上。

清华于一九二九年改成大学，文显先生就担任了外国语文系的主任。直到七七事变，学校迁往长沙、昆明，他才离开清

华，任教上海圣约翰大学。抗战胜利后，我还去圣约翰校园里看过他。其后我就离开了上海。全国解放后我又回到上海，他夫妇已经去了美国找他们的两个女儿。“文化大革命”前听说他已在美国逝世。

文显先生在清华外文系，最初只开了两门课，一门是《外国戏剧》，主要是讲的欧美戏剧史和西洋戏剧理论，还有一门是《莎士比亚》。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增设了一门《近代戏剧》，当然只是讲的西方易卜生以后的戏剧。他讲课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照他编的讲稿上课堂去读，每年照本宣讲，从不增删。那时北京很有些人艳羡清华外国语文系主任这个位置，少不得借此对文显先生连嘲带讽，想挤掉他。他象毫无所觉，一概置之不理。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好在当时清华有个非常好的习惯和制度，就是教授要指定许多参考书，放在参考书架上，学生每天晚饭碗一放，就挤在图书馆门口，等一开门好进去疾足先得，抢到想看的书。选了文显先生这两门课，至少就得把莎士比亚主要剧作和欧美戏剧史的名著通读一遍。不仅如此，那时学校每年有一大笔钱买书。文显先生自己研究戏剧，每年也要买不少戏剧书籍，从西洋戏剧理论到剧场艺术到古代和现代名剧的剧本都应有尽有。所以我们这些对戏剧有兴趣的同学，就有机会读到不少书。我们今天怀念文显先生，首先就该为此感谢他。

除了这里印的两个剧本之外，文显先生还写过一些别的剧本。但我只读过这两部，先是读原作，后来是健吾的译本。《委曲求全》译成后，用北京青年会的一个剧团的名义，在协和医学院礼堂和清华大学上演过几场，是健吾自己演的张董事

长。听说后来上海复旦大学也演过，凤子演的王太太。剧本中所写的情节虽然未必实有其事，但确也反映了当时最高学府里一些道貌岸然的“师表”们之间勾心斗角的丑态。也许这就是文显先生对那些想排挤他的人们的回敬吧？《梦里京华》按原英文剧名应作《北京政变》(Peking Politics)，显然是写的袁世凯称帝的事。但是，真要推敲作者在剧中所写的人和事与当时现实的关系，恐怕只能走进死胡同。作者是在国外长大和求学的，回国后又长期住在郊外的校园里，深居简出，对当时社会很少接触。老实说，他不过是抓住一点听到的时事，借以施展他从欧美戏剧中学来的编剧技巧。就这一点上说，他确是深得其中三昧。《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mpromise)连名字也是把英国十八世纪哥尔德史密斯(Goldsmith)的著名喜剧《委曲求成》(She Stoops to Conquer)巧妙地改了一个字而成的。就技巧而言，它可以上溯到十七、八世纪英国王政复辟时代的“世态喜剧”。《梦里京华》更是集欧洲情节剧(melodrama)的招数之大成：纯洁的女郎为了救自己心爱的人委身事敌，奸人笑里藏刀，尔虞我诈，恶人害人反害己，直到把活人和死人一起钉在棺材里的恐怖情节，应有尽有。而这两部戏的台词的俏皮、幽默，以及矫情的议论，更是道地的英国舞台语言。亏了健吾的传神的译笔，把这些特色都保存下来。王文显先生是用英文写剧本的老一代的中国剧作家，我看中国话剧史上也不该漏掉这位在北方默默无闻的戏剧开拓者。

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 录

序.....张骏祥（1）

委曲求全.....李健吾译（1）

梦里京华.....李健吾译（85）

附 录:

《委曲求全》的胜誉.....（167）

《梦里京华》跋.....李健吾（172）

《委曲求全》的演出.....魏照风（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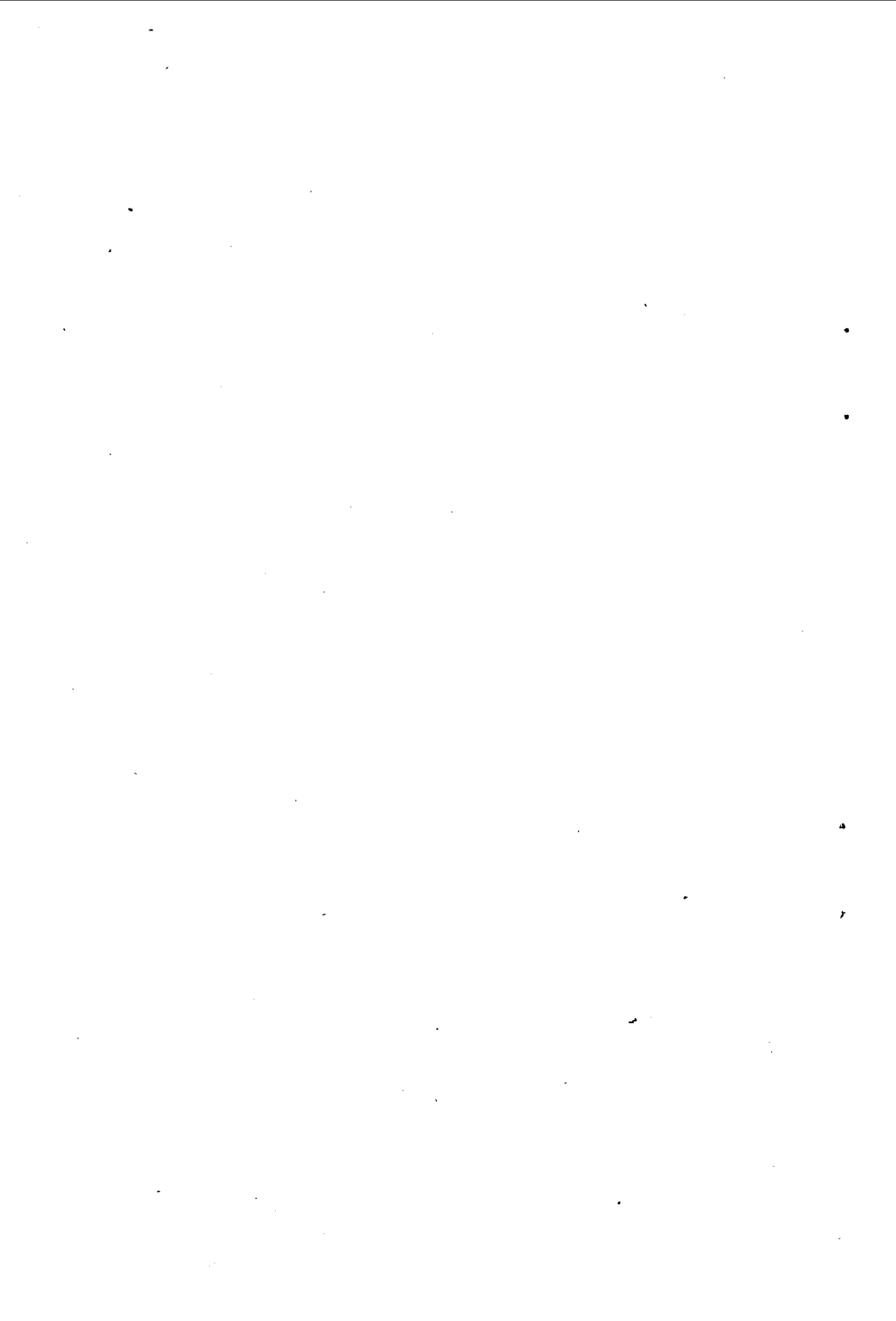
王文显先生.....温源宁作 李健吾译（178）

后 记.....李健吾（181）

委 曲 求 全

(三幕喜剧)

李健吾译



人 物

顾先生——北平崇达大学校长。

陆 海——校长私仆。

丁先生——学校秘书。

宋先生——学校注册员。

王太太——学校会计员的妻。

库 文——学校花匠。

王先生——学校会计员。

关先生——心理学教授。

陈 君——学生。

马 三——校役。

张先生——董事。

第一幕：校长私宅的客厅。星期日早晨。

第二幕：校长私宅的客厅。同日下午。

第三幕：学校会客厅。一星期后，早晨。

第一幕

校长私宅的客厅。

家具是近代西式的，舒适虽舒适，却有些不伦不类。图画、装饰品、桌布等等是中国式的。

门在右墙的中间，大的窗户在后墙的中间，门在偏前的左面。两个书架摆在后面的左右角落，成一对角形。迎窗为一长桌，旁有两椅。舞台中心为一舒适的睡椅，对着观客。睡椅松松蒙着一个椅套，垂下来，离地尚有两寸。睡椅两侧各置一茶几。睡椅前面两侧各置一轻便的椅子，一把面向右墙，一把面向左墙。对着左墙中间有一张茶几和一把安适的大椅子。又一份茶几和安适的大椅子对着右墙靠台下的地方。地上铺着一块制图华丽的中国大地毯。

星期日早晨。

〔发现顾先生坐在睡椅上，正在迭折早晨的报纸。中年人，高而略瘦。他是十分谲诈的，然而他的性格呈现出一种率直与机巧的奇异的结合。在他煦和的背面，他藏起一种有主见而好惹是非的人格。他穿着一身干净的灰绸袍子。〕

〔顾先生捺茶几上的电铃。〕

〔一会儿工夫，陆海从左门进来。陆海是一个练够了格的北京式的仆人，三十五岁左右，机警、谨慎、一脸的疤子、柔和而滑头、有礼而不曲媚。在他这种境地和流品里头，自然从头到脚不外乎一个坏蛋，虽说还不够上材。他穿着一身浅蓝布长袍。

顾先生 我的秘书来了没有？

陆海 丁先生等了有十分钟啦。

顾先生 我现在就见他。

〔陆海从左门下。

〔过了不久，丁先生从左门进来。丁先生是一个中年人，中等身材，两肩前俯。他带一副大眼镜，在鼻子上摆得未免太低了。一簇下垂的黑髭点缀着他的嘴唇。他是谦和的，机警的。长于言而短于行。他随随便便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长袍子。

顾先生 对不起，让你等了许久。你应该一直就进来呵。

丁先生 陆海说你报看的很起兴。我不愿意打扰你。

〔丁先生坐在睡椅左边的轻便椅上。

顾先生 这一早晌我心里翻来覆去就是一件事。他们俩我是决计不要了。

丁先生 谁俩呀？

顾先生 会计科的王先生同注册科的宋先生。

丁先生 什么！请看，这学校的校长你倒已经做了六年了，在中国现今的教育情况之下，还有哪一位做过这样久的校长？……

顾先生 我晓得你的下文。

丁先生 自然你晓得我知道，不过你姑且听一听，对你也未尝

不好。你明白，你的官运所以能够这样牢靠，是全仗着这些年里头你还没有辞过一位办事员。

顾先生 不错。

丁先生 那为什么你现在要自取其祸呀？在中国最危险的事就是打破别人的饭碗。你不要任性，傻里傻气地唱这出戏。你要知道，我并不是替他们两个人说情。他们自然该辞掉的，可是……

顾先生 可是你忘了有体面的人第一桩责任就是先维持他亲戚朋友们的饭碗。如今这儿就有两口子人家吵着让我来喂。正如你所说，我得把这件事对付过去呀。

丁先生 但是于你有什么好处？

顾先生 我刚才已经说过，我已经决定不要宋王两个人了。今儿我让你来，就为的同你商量商量。

丁先生 喝！要是你已经决定了，何必还同我商量呢？

顾先生 不然，我觉得还是同你商量一下的好。你向例悲观，随便什么事，只要我听到你的意见，我就知道我听到最坏的了。

丁先生 我并不悲观。我不过小心谨慎而已。

顾先生 这两个差不多一样。

丁先生 你好象不赏识我过去的服务。

顾先生 我并非不赏识。我不过开玩笑罢了。你看，现在把王会计去掉了是最安全不过。他政治上唯一的靠山是他叔父，你知道这家伙上月已经死了。

丁先生 王的叔父也许还有朋友，朋友还有朋友，朋友的朋友……

顾先生 我知道，不过我已经研究过这一层，晓得他们在政治

上没有个干材。

丁先生 你能保险到底吗？

顾先生 不管怎么样，你得承认王是一个糊涂虫，为人忠实，拿不住人，而且过于惧内。从前我已经赚过他几次，不过这那里能成？要是他永久管理银钱这一项，我就一点也不能自由操纵学校的账了。

丁先生 王也许是傻子，可是你得想到他那位精明强干漂亮的太太。我劝你小心。同那位太太打交道让我牙疼。

顾先生 我也知道，不过我想我倒拿得住她。

丁先生 我劝你少同她打交道为妙。

顾先生 好，就这样办吧。王，是一定得走的。可是你得给我出主意，怎么样才能体体面面地去掉他。

丁先生 你何不给他下点儿毒药呢？这是谋害人顶体面的法子呀。

顾先生 你别开玩笑。我现在很慎重地问哪。

丁先生 我现在也很慎重地答呀，可惜机缘不巧。

顾先生 至于宋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

〔顾先生由睡椅上立起，一壁慢慢地走，一壁思索，不过总是站住了说话。〕

顾先生 宋这人倒能办事，不过狡猾之至，并且毫无忌惮。

丁先生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老实人都是傻子，聪明人全是光棍呢？

顾先生 我想是因为傻子天生没有不老实的，光棍有的是聪明，却没有品行。

丁先生 大学校长而有这种见解，真是再相宜不过。

顾先生 我们不能否认事体的本色。在中国现在，哪一种社会

机关能够不搅在政治的漩涡里？我要不要一点儿手腕，你想我能够维持五分钟之久吗？

丁先生 是呀。

顾先生 那么好啦，请你不要再扫我的兴了。我同你讲过，注册科的宋简直浑身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匪棍。只要宋忠于我，在下僚里头还不算特别坏，然而他却正和这个相反，常常同我的敌人交头接耳。我得请他卷铺盖走。

丁先生 我看还是慢来一点。宋是一个危险人物。他能给你捣鬼，搞得个体面不留。

顾先生 就算他危险，就算他狡如狐兔，然而临了我正在他犯事的时候捉住了他！

丁先生 什么事？

顾先生 我还没有告诉过一个人。再没有比这巧的了。

丁先生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

顾先生 你自己裁判好了。就在他偷着给投考学生送入学试题的时候，我捉住了他！

丁先生 不会的！

顾先生 我有文字的凭据。并且他拿它卖钱！

丁先生 他把试题卖给投考的学生？

顾先生 对，对！（干笑）这次我可拧住他的脖子。他非滚蛋不可！

丁先生 小心点儿！要是他能干出那类事，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他不会随随便便就让你辞掉。

顾先生 好啦。我加意小心就是。可是你得明白，我是决计不要他了。

丁先生 我瞧，你这一下子可把火捻子都点着了。火一点着，你

再图挽救，也来不及。别忘记你有一大堆仇敌。我听说关教授最近很活动哪。你总爱小看他。依我看来，全校里头他是你最致命最坏不过的仇敌。

顾先生 关的父亲在政治上有一点势力，可是我觉得你也太重这个。

丁先生 我不是那么说。我听说关在董事会里头找了一个新帮手。

顾先生 我知道他在讨张董事的好。张同我也许够不上交情，可是我也还有别的董事做靠身。

丁先生 我所听见的比这还严重。关和张想法子要弄掉你。关打算接你的校长后任。

顾先生 这没有什么。我有法子使他全军覆没。

丁先生 是的，然而你也犯不上给关帮军火。你要是决计辞掉宋王这两个人，把空气弄紧张了，关有眼睛，不会瞧不见这个机会。关和宋王两个人不对劲儿，可是这三个人里头，有两个却是大坏蛋，他们一定会联上盟，在一条火线上对付你。那时你可别怪我没有警告你。

顾先生 你还有再坏的话吗？

丁先生 我不过尽我的心而已。

顾先生 多谢之至。不过观察全局以后，我觉得我去掉宋王两个人并没有错。有一点我同你的意见相同，我把他们逼急了，他们会同关勾手也难说。我得想法子把他们分开。

丁先生 说话容易，实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顾先生 不劳你操心。

〔陆海从左门进来，向顾先生递上一封信。陆海自左